



【风过留痕】

盛夏的花朵

□安宁

十多年前的某个盛夏，我在蝉鸣声声中结束了高考。

走出校门，左拐，在报刊亭前停下，站在那里，翻看了半个小时最新的杂志。瘦削的老板低头看报，偶尔头也不抬地端起茶杯，吸溜着嘴，嘬一口茶。那是报刊亭的黄金时期，老板并不担心翻阅过的杂志无人购买，而大部分书与杂志也不会以清洁为由，拒人千里地进行塑封。有风缓缓地吹来，掀起我的裙角。阳光炙烤着大地上的植物，发出细微的焦糊味道和让人迷醉的成熟的芬芳。我看得累了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杂志，小心翼翼地掏出兜里的钱，一张一张数着。那是我从半年的饭费中节省出的零花钱，在高中生活结束的最后一天，它们全部变成了我向往的书报杂志。老板依然气定神闲地嘬一口茶，将钱淡淡扫上一眼，便收进了旁边的纸盒里。我道一声谢谢，拿好一摞报刊，推起门口的自行车，一抬腿，跨上大梁，朝通往村庄的大道上驶去。

那个因为等待高考成绩而让人有些焦灼的暑假，我在竹编的躺椅上，将购买来的报刊看完后，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，我也要在上面发表文章。1999年还是写作者刀耕火种的年代，电脑时代尚未到来。于是我像每日在田间地头俯身劳作的父母一样，在老旧的风扇下，蜷缩在竹椅上，一页一页地耕种着最初迸发

【高考记忆】

每年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当年经历高考的滋味。

那年高考过后，听说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母校，渴望能从老师的眼里看到一丝希望。遗憾的是，我的成绩离最低录取分数线仅差两分。

我拿着分数条，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眼泪禁不住往外涌。这么多年来，父母供着我上学。刚读高三时，我的身体出现了毛病，为了不影响高考，父母赶紧让我住院治疗，谁知一住就是一个多月，这让土里刨食的父母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可父母无怨无悔，节衣缩食给我治病，供我读书，因为我是家里最大的希望，没想到我只因两分之差名落孙山，努力全白费了！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堂屋的。父亲看见我的愁容，也不问我，眉头紧锁，他抽着烟袋，眼睛看着脚下，像是在低头沉思。我知道父亲的压力，考不上大学，就意味着要在农村砌房找媳妇，可弟兄四个，二哥的房子和媳妇还没有着落，身为老三的我，问题又来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父亲的情绪远坏过我的沉默。我一声不响，像做了错事的孩子，只能听任眼泪在无声中滑落。在持续低气压的家里，我不敢吭半点声。

的关于文字的理想。

我发表第一篇文章，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春天。阳光洒满每一个教室门口的台阶，让那里有着暖烘烘的气息。校园外的大道上，有拖拉机的响声，突突突地经过。那声音里饱含着一抹源自麦田的希望。就在课间10分钟里，在学校担任民办英语老师的叔叔忽然朝我走过来，露出让我难得一见的微笑，说：你的稿费单到了。

我几乎被吓住了。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曾经写过什么，又是何时将稿子投出去的。我至今怀疑那篇发表的文章，或许是某个好心的老师将我的一篇作文无意中推荐了出去，他自己却忘记了。也或许，的确是我自己跑到邮局，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咚一声投进了邮筒。那是一张来自黑龙江某杂志的稿费单，30块钱。1994年的30块钱，还能买到许多东西。父亲喜滋滋地拿上我的户口本，去邮局取完稿费后，连钱的影子都没有让我看到，便拿去买了种子。

我那位很少笑的叔叔，却在此后忽然间开始关心我，将学校给老师订阅的各种刊物借阅给我。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接过，忐忑不安地看完，而后在周末被他驮着回家的路上交还给他。甚至有一次，为了他这份不知如何还清的好意，我的右脚不小心被卷入自行车的后轮里，我忍着痛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一直到他自己发觉，停下车来，气咻咻地骂我。

一群鸭子与我的高考

晚上，屋里很热，全家人就坐在家门口的打谷场上乘凉。以前，父亲总喜欢摇着蒲扇，与纳凉的邻居一起唠嗑。可那几晚，他不去了。我想他大概是怕别人问起我的高考成绩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从集镇上买回来一百只小鸭子。不用父亲吩咐，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，专心伺弄起那些娇小的生命。鸭子长得很快，没过多久，就会下河了。一天中午，鸭子跑散了，母亲、我和弟弟循着河塘四处寻找。毒辣辣的太阳烤得皮肤生疼，我们还没有吃午饭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吃不了苦的弟弟不停地抱怨天太热，这鸭子太难放！一向寡言的母亲这时说，放鸭子苦，就好好读书，考上大学将来就可以不放鸭子！看见母亲额头上的汗珠比我们还多，我不敢说话，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。

两个月不到，鸭子长大了，父母把鸭子送去了集市。晚上，我依旧蜷在门前的凉席上，迷迷糊糊听见父母又在谈论我读书的事。母亲说，这孩子病了那么久，旷了两个多月的课，算考得不错了。父亲嗯了一声，像是肯定，又像是叹息。第二天，我正准备下地锄草，坐在门槛上的父亲开了腔。他说：“老三，家里再难，我们也要供你读书。”我立在原地，默不出声，因为复读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，万

高考后焦灼等待成绩的那个暑假，我用一整个笔记本的文字，倾诉着内心的孤独、惶惑、迷茫与渴望。半年以后，那些文字中的一篇，在西安的一本校园杂志上发表出来。随后，我又在那里以专栏的形式发表了三篇，并因此被邀请参加笔会。我在忽然间打开的窗户里，嗅到浓郁的春天的气息。那个笔会，报销一周的食宿费，但不包括往返的火车票。我记得自己站在正晾晒麦子的父母面前，嗫嚅着提及这笔200多元的车票时，母亲叹了一口气，继续翻晒着麦子，什么也没有说。恰好路过的一个在镇上医院工作的本家爷爷听到后，兴奋于我的“有出息”，当即给了200块钱，并让父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出去“见见世面”。

我在西安吃了羊肉泡馍，看了兵马俑和大雁塔，看到一个大方地向编辑讨要香烟的西安女孩，她表情孤傲，见到我这乡下来的女孩，头也不点一下。我还暗恋上一个长我几岁的湖北男孩，他刚刚在全国著名文学刊物上刊发了一篇作品，我甚至在即将离去的车上，还为他流下眼泪。后来，我曾暗恋的男孩，与我通过一年的书信后，便如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，再无踪迹。

而我，在写作的道路上继续向前，一直走到很多个盛夏过去，生命的大地上，植满芬芳的花朵。

□钱永广

一明年还考不上怎么办？见我沒有接话，母亲丢下手中的活计，木木地看着我。一边的二哥轻松地说：“家中的房子暂时不砌，有钱还是先供老三读书吧。”没有房子，二哥哪能娶到媳妇？看着苍老的双亲，看着家徒四壁的祖屋，在无边的沉默中，我的心震颤了，我的眼泪像开了闸门，一下子汹涌而出。我感到高考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所有爱我的人，都与我的高考紧密相连。我的两分之差，对他们是多么巨大的伤害。

父亲口袋里揣着卖鸭子的钱，执意要送我去复读。看着父亲弯曲的背脊，那老态龙钟的样子，我的心又收紧了，我真想上去扶他一把，怕他一不小心摔倒，可我自小就从未与父亲有过任何亲热的举动。我矜持着，跟在父亲的背后，潮湿的泪水在无声地漫溢。

一年很快就过去了。一个流火的中午，我正在池塘边赶着一群鸭子，母亲远远地朝我喊，叫我回家，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。看上去父母比我还要高兴。我从父亲手中接过通知书时，感到父亲和我的手都有点不由自主地颤抖。

那天下午，父亲破例让我在家休息，他代替我去放鸭子。我一个人坐在池塘边，整整一个下午，仰望云来云去的天空，眼泪簌簌而下，各种滋味涌上心头。

□孙阮正奇

忽然有一天，所有的人都在问我：你的影子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我低头一看，天呐，我的影子呢？我的影子确实不见了，而我记得我是有影子的。那些美丽的黄昏，残阳将影子拉得老长老长，我和我的伙伴们常常嘻嘻哈哈地互相踩着影子。那影子可真长，我记得是从我家的门前一直延伸到邻居家的窗台上的。还有夏日的当午，太阳热喷喷、火辣辣的，将影子压得好短、好短，我都快看不见他了。而在月明星稀的晚上，他会悄悄出现。月光很亮，影子很瘦，映在地上，好似鬼魅。记得那时看见他老是害怕。他也曾无数次地走进我的梦里。而现在呢？现在是白日，太阳焦热地照着，我又不曾到过赤道黑人朋友的地界，我的影子就这么无缘无故地丢失了，他去哪儿了？

我的影子真的丢了，我恐惧起来。虽然他带给我的并不一直都是愉悦，但是丢了他我就没有了参照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一旦没有了参照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你连影子都没有，你到底存不存在？没有影子的我，如同一只气球，悬在跷跷板翘起的那端，随着风来回摆荡。三两孩童跑来，笑闹着，互相追打着，我慌忙避开。要知道，一旦被他们碰到，我将会飞到十米开外并一头撞在树干上，撞个头破血流。顽皮的孩子、流浪的猫狗、不长眼的汽车、摇摇晃晃的醉汉，都叫我畏惧。到处都潜伏着危险，即使是在公认最安全的地界里，恐惧一层层堆积起来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不能这样下去，我不能没有影子，我得赶快去寻我的影子，他在哪里？白地里，艳阳下，影子丢了真叫人心忧。

恐慌与焦虑并存，我踏上了寻影的道路，翻过了山岳，跨过了溪涧。我四处找寻，拦下行人发问：看没看到我的影子？他们都疑惑道：你的影子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竟无语。是呀，我的影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只记得他是黑糊糊的一片，具体有何种内容，我却不甚清楚。仔细想来，由于我过去一直都有影子，我甚至没有探究过影子是什么。我该怎样寻找？

我来到了西藏，这里号称世界的屋脊，远离尘世，是被称作圣洁之地的。我遇到了身着火红袈裟的僧人，日光城里的太阳好似永不熄灭，照在他身上，影子顺脚尖铺展开去，我似乎看到一颗红心在搏动着。一切都那么纯粹，大概红色最能诉说他们的真心吧，他们选择了这般颜色装饰自己。红衣僧人朝天际撒着纸马，这是西藏的一种祭祀仪式。此刻，我盼望我的影子能在这里，这圣洁如火、纯真似金的地方。红衣僧人走到我身边，对我侃侃而谈：米拉日巴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，毕一生之力修建佛塔，百折不回，不逾己之初衷。塔落成后，青史又回报给他什么呢？也许最后他两手空空，在饥寒交迫中死去，但在彼岸他将永生。多少年过去了，藏民依然能望见他坚毅的背影。转经筒前，千百个藏民虔诚地俯下身子，向他们所认为的神的方向，恭恭敬敬地行礼，送去他们最高的礼赞，那是真正的五体投地啊。此时庙宇里木鱼震响，声音在我的脑海中掀起万顷波浪。我想，人皆有影，有些人的影子是超出形体的。生命之花绚烂时，影子映在地上，亦步亦趋，“如影

随形”；待生命枯朽，曾经的影子便化作了一座座佛塔、一间间庙宇，一尊尊雕塑、一个个凝固的形象。生之高贵者，有碑在世，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；有庙存焉，关帝庙、夫子庙是也。生之猥琐龌龊者，亦有影存焉，岳飞面前永跪谢罪的秦桧夫妇，亦是一种影像。生前有影，死后仍有影，这便是影的伟大。

在转经筒前驻足，我感觉自己无处可归，待我形殁以后，属于我的影像在哪里呢？我可能永远也得不到虔诚之人的那种精神的富足。悲凉之感顿生。我知道人类大多经历了这样的过程，从对神的敬拜，对英雄的膜拜，转为对人的崇拜。我们应该感谢这祭拜仪式，是它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历史的影子让我们能更加清楚地认识现在，认识我们的身份与处境。也许是怕现代人大健忘，雪域极峰仍保留着千百年来的一贯景象，提醒人们时常回头看看，然后继续前行。

从西藏回来，天上悠悠浮云，路边一花一木，都能激发我全新的感受。旅途劳顿时，坐在湖边，翠蓝的湖水里倒映着一个完全相同又全部颠倒的世界。我想，它到底是真是影，抑或非真非影？没错，一切皆有影。然而我的影子仍未归来，我于是继续前行。时光像沙漏，将我的大半个生命漏掉了。我的步子艰辛又沉重，身后留下一长串脚印……

山间雨后，清秋、潮湿的空气氤氲着花草香。月倾泄于枝头，泉流淌过青石，汨汨奏响着沉寂已久的乐音。画境幽谷，空山鸟语，一时忘却归路！我是来造访隐居此地的名士的，听说他也曾失去过自己的影子，经过一番辛苦找寻，影子才回归。名士着芒屨布衣，于草庐外相迎，扮相简朴，举手投足间却别具风流。惹人注目的是他长长的影子，金灿灿，闪着迷人的光。“你可曾见过真正纯粹的光芒？”他说，“年少时，我旅居于名山大川之间，吟诗作画，任侠好义，世人皆知我的名号。意气风发的我，从不肯向谁低头，周身时常被光芒环绕着。我的影子就是在那时丢失的。我却不自知，直到友人提醒才发觉。丢了影子之后的我，感到自己和大地失去了联系，脚跟站不稳，步子也飘来飘去。我忽然找不到自己在世间的位置了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一切的名、权、财、色，都不若我的影子重要。我的影子是我最宝贵的伙伴，它伴着我来到世上，也将目送我的离开。我意识到，那曾经围绕着我的，让我引以为傲的光芒，是我影子的敌人，也是我痛苦的根源。那是众人的目光，狠辣而充满窥伺欲的目光。当众多的目光齐聚于你，你便站在太阳的芒上了。我因此被灼伤了。我选择了避世，远离了关注，这才找回了自己的影子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笑了，“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影子，如同不能没有光。当一切世间纷扰被涤净，最纯粹的光芒才能绽放。”说着他走进了他的屋舍，只留我一人呆立于屋外。静默的月夜里，他的话冲击着我，使我处于对影子的另一种思考中。此刻，我越发懂得了形影相依的美妙。

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影子，我相信他就要回来了，总有一天。